



宋元  
陶瓷大全

藝術家出版社

印行



宋  
元  
陶  
瓷  
大  
全

藝術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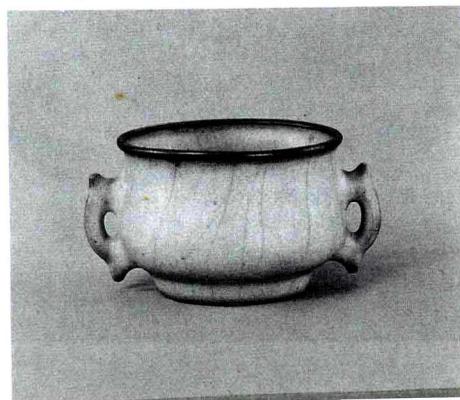
印行



《中國陶瓷大系

# 宋元陶盃大全

CHINESE CERAMICS, SONG YUAN DYNASTY



藝術家出版社印行



藝術家 工具書

《中國陶瓷大系》

# 宋元陶瓷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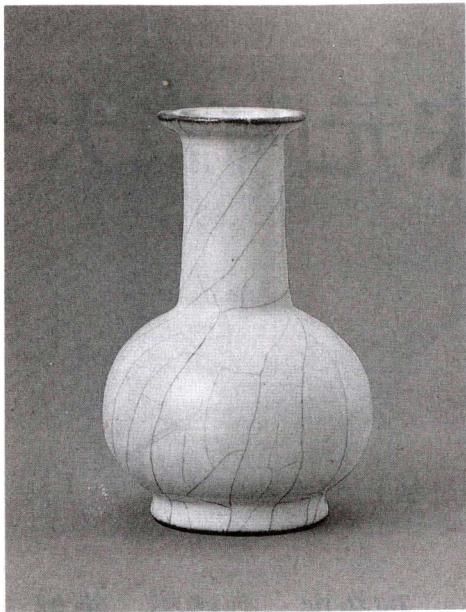
CHINESE CERAMICS, SONG YUAN DYNASTY

藝術家工具書編委會主編

何政廣 許禮平 策劃

出版者／藝術家出版社





# 宋元陶瓈大全目錄

<b>第一章 定窯系諸窯</b>	10
1. 定窯	10
2. 山西平定窯	16
3. 山西盂縣窯	16
4. 山西陽城窯	17
5. 介休窯	17
6. 四川彭縣窯	17
<b>第二章 磁州窯系諸窯</b>	19
1. 磁州窯	20
2. 修武當陽峪窯	24
3. 鶴壁集窯	25
4. 禹縣扒村窯	25
5. 登封曲河窯	26
6. 山西介休窯	26
7. 江西吉安吉州縣	27
<b>第三章 耀州窯系諸窯</b>	28
1. 耀州窯	28
2. 河南臨汝窯	31
3. 宜陽窯	32
4. 寶豐窯	33
5. 新安城關窯	33
6. 禹縣鈞台窯	34
7. 內鄉大窯店窯	34
8. 廣州西村窯	35
9. 廣西永福窯	35
<b>第四章 鈞窯及鈞窯系諸窯</b>	36
1. 鈞窯	37
2. 河南臨汝窯溝窯	39

<b>第五章 景德鎮與青白瓷諸窯</b>	40
1. 景德鎮窯	40
2. 南豐白舍窯	42
3. 吉安永和鎮窯（吉州窯）	43
4. 福建德化窯	44
5. 泉州碗窯鄉窯	44
6. 永春窯	45
7. 安溪窯	45
8. 同安窯	45
9. 南安窯	45
<b>第六章 龍泉窯與龍泉系諸窯</b>	47
1. 龍泉窯	47
<b>第七章 宋代的黑釉瓷器</b>	52
1. 黑瓷的裝飾與地方特色	53
2. 黑釉的工藝特點以及「油滴」和「兔毫」的形成肌理探討	55
<b>第八章 未發現遺址的汝窯與哥窯</b>	56
1. 汝窯	56
2. 哥窯	58
<b>第九章 宋代宮廷壟斷的三個瓷窯</b>	62
1. 浙江余姚越窯	62
2. 洽京官窯	63
3. 杭州修內司官窯	64
<b>第十章 宋代瓷器的造型、紋飾和款式</b>	66
1. 造型	66
2. 紋飾	70
<b>第十一章 宋代磁器的輸出和出土</b>	75
1. 『諸蕃志』關於宋代陶瓷外銷的記錄	75
2. 亞洲各地出土的我國瓷器	76
<b>世界各國美術博物館收藏的宋元陶瓷圖（彩色圖版）</b>	80
<b>宋元陶瓷圖錄索引</b>	625



# 第一章 定窯系諸窯

定窯是宋代名窯之一，宋人筆記屢有稱述。定窯始燒於唐，它的燒白瓷是受鄰近的邢窯影響，當時邢窯盛名滿天下，定窯及其他瓷窯相繼仿燒是很自然的事。但後來定盛而邢衰，至宋時人們已只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窯系諸窯也確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製瓷工藝與製瓷風格，工藝雅素的印花定窯器確是陶瓷藝術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窯系的諸窯除曲陽澗磁村的定窯外，多在山西境內，如平定窯、陽城窯、介休窯。此外還有四川的彭縣窯也燒定窯風格的白瓷器。

## 1. 定窯

定窯是宋代著名瓷窯之一，燒瓷地點在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及東西燕山村。曲陽縣宋屬定州，定州唐末、五代以來是義武節使的駐地，是一個地區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陽瓷器的集散地。定窯白瓷對後代瓷器有很大影響。宋以來留下了不少有關它的記

載。本世紀二十年代葉麟趾先生第一次進行了調查。指出定窯在曲陽澗磁村。後來故宮博物院進行了多次地面調查與小規模發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窯的燒瓷歷史以及與鄰近地區瓷窯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窯器，定縣兩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窯白瓷，對於進一步研究定窯的分期斷代有極大幫助，江南地區南宋墓與北方地區金墓都出土有定窯白瓷，從而也使定窯廢於北宋末年金人南侵之說，得以修正。

**定窯的燒瓷歷史** 曲陽澗磁村窯址發掘中取得的早期標本，有平底淺身碗，外施黃釉裏施白釉，胎厚重，製做較粗糙，這種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風格。比這種平底碗時代稍晚的是白釉碗，這類碗的碗身多做 $45^{\circ}$ 斜出，碗身較淺，寬圈足，胎較上述平底碗薄，裏外施釉，這種碗具有標準唐代後期形式。五代時期唇口白碗在遺址裏稍多，《曲陽縣志》裏著錄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碑石

立於後周顯德四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殿中使御史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馮翹”，從碑文可知五代後期這裏商品瓷產量已經很大，才派瓷窯稅務使馮翹在此收瓷器稅。澗磁村窯址面積相當大，地面散布標本極多，絕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劃花和光素無紋幾種。通縣金大定十七年墓、遼寧朝陽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國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範、墨書金泰和三年印花陶範，這些帶紀年銘文的定窯瓷器有力地說明金代定窯仍繼續燒白瓷；南京南宋慶元五年（1194年）張同之墓也出土有定窯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窯瓷器不僅供應金人統治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區，商品瓷也有運到江南地區銷售的。窯址標本中還有一定數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疊燒法，具有北方地區金代瓷窯裝燒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書寫段、李、劉、元、液、蟄等字及::點紋飾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時期特徵。遺址裏看不到晚於元代的標本，應該說澗磁村窯的燒瓷歷史始於唐而終於元。『大明會典』記錄的明宣德、嘉靖年間光祿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壺，均由鈞、磁和曲陽縣等窯承辦。但在澗磁和燕山村窯址裏沒有看到這些器物標本，可能明代曲陽另有專門燒造酒缸、酒瓶和酒壺等器物的瓷窯。

### 定窯瓷器的裝飾與釉色 定窯宋

代以燒白瓷為主，兼燒黑釉、醬釉、綠釉及白釉剔花器。白釉裝飾有刻花、劃花與印花三種。刻花裝飾南北方瓷窯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裝飾方法。

蓮瓣紋樣在五代時期的越窯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窯和耀州窯首先吸取了越窯的浮雕技法。定窯早期刻花，除蓮瓣紋外，還有與纏枝菊紋在一件器物上同時出現，布局很不諧調，這應看作是一種新裝飾工藝還處在初期階段的表現。

刻花裝飾興起之後，又盛行刻花與篦劃紋結合的裝飾，在折沿盤的盤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纏枝花卉輪廓線條，然後在花葉輪廓線內以篦狀工具劃刻複線紋；裝飾紋樣以雙朵花為常見，或左右對稱，或上下呼應；有兩花並放，有一花盛開，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蓮花荷葉兩枝交錯並出，布局富有變化。耀州窯青瓷也有這種布局，是那時的瓷器裝飾共同的特徵。定窯刻花器還常常在花果、蓮鴨、雲龍等紋飾輪廓線的一側劃以細線相襯，以增強了紋飾的立體感，也使主題更加突出。

定窯印花裝飾始於北宋中期，成熟於後期，紋飾多在盤碗的裏部。布局嚴謹，層次分明，線條清晰，密而不亂。這些都是它的特點。從大量標本觀察，定窯印花紋飾似取材於定州緝絲，把緝絲紋樣局部地移植於瓷器。因此，定窯印花裝飾一開始就顯得比

較成熟，有很高藝術水準。此外，定窯裝飾也有金銀器紋飾的影響。因此，定窯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具有代表性，對南北瓷窯有較大的影響。

定窯印花題材以各種花卉最多見，動物、禽鳥、水波游魚紋等也有一定數量；嬰戲紋則比較少見。花卉紋又以牡丹、蓮花多見、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纏枝、轉枝、折枝等方法，講求對稱；在敞口小底碗內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為一束團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於北方青瓷只一種團菊。禽鳥紋的孔雀、鳳凰、鷺鷥、鴛鴦、雁、鴨，多與花卉組合，如孔雀多與牡丹組合，在大盤的裏部為四隻飛翔的孔雀，孔雀之間以一枝牡丹，盤心配以鴛鴦牡丹。整個紋飾儼如一幅布局嚴謹的織錦圖案，鷺鷥鴛鴦則多與蓮花組合。印花龍紋標本在窯址散布較多，印龍紋的都是盤，盤裏滿印雲紋，盤心為一姿態矯健生動的蟠龍，龍身盤曲首尾相接。1948年澗磁村法興寺遺址曾出土過這種印花雲龍紋盤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國外，其餘四件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流散到國外的有一件底部刻有“尚食局”三字銘文。可知這類器物是北宋宮廷裏的專用品。北宋晚期絲織品上盛行嬰戲紋，定窯印花器中也有嬰戲紋。窯址出土標本和傳世品中有嬰戲牡丹、嬰戲蓮花、嬰戲三果和嬰戲蓮塘趕鴨紋等；其中嬰戲三果紋比較少見，三嬰三果間隔排列，纏枝

布局。三果為桃、石榴與枇杷，三嬰姿態不同，雙手均拽樹枝，一騎於枝上，一坐於枝上，一立於枝上，赤身露體，肌肉豐滿可愛。此種紋飾布局其他瓷窯未見。

定窯除以白瓷馳名之外，還兼燒黑釉、醬釉和綠釉器。明曹昭『格古要論』說“……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價高於白定”，黑定與紫定胎質與白瓷一樣，同樣都是白胎，黑定釉色光可鑒人，確有漆的質感。但所謂紫定的釉色實際與今天芝麻醬色很接近，醬色釉、黑釉着色劑都為氧化鐵，宋代各地瓷窯都生產醬釉器，有人認為是黑釉燒過火了，就燒成醬色釉，這雖有工藝上的根據，但醬色釉的普遍出現應當還有其他原因，似與當時社會風尚有關，似是有意仿醬色漆器燒製的，從定窯、耀州窯、吉州窯、修武等窯燒成的醬色釉看，它們都很勻淨，應當說是有意識燒成的。

定窯綠釉器歷來不見記載，澗磁村窯址曾發現兩片標本，胎色潔白，其中一片刻雲龍紋，與白釉刻花雲龍紋基本相同，可以確定是定窯產品。調查時曾就此訪問過當地居民，據說過去澗磁村出土過綠釉瓶，由此得知定窯綠釉燒瓶盤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裝飾，這是過去所不知道的。

**定窯覆燒工藝** 覆燒是宋代瓷器的裝燒方法之一，是把盤錠之類器皿反過來燒，因此稱為覆燒。是河北曲

陽定窯首先創造的。這種燒法對北方及江南地區青白瓷窯有很大影響。在使用覆燒法以前，定窯使用匣鉢，即一件匣鉢裝燒一件器物；改用覆燒方法後，用墊圈組合的匣鉢取代普通匣鉢，每一墊圈的高度只佔普通匣鉢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樣的窯爐，耗用同樣的燃料，燒一次窯比用普通匣鉢產量為高，這就是覆燒方法為甚麼得到普遍推廣的主要原因。

定窯覆燒方法一般認為始於北宋，河北定縣兩座塔基出土一百多件北宋早期定窯白瓷，盤碗却是用普通匣鉢裝燒，覆燒還未出現；文獻提到北宋宮廷不用定瓷，是因為有芒。芒是指因用覆燒方法，而出現口部無釉的缺點，定窯創用覆燒法的時間似在北宋的中期。

**定窯的題款** 定窯瓷器帶題款的有十五種，大都與宮廷有關，十五種題款中數量最多的是帶“官”字的，據不完全統計，出土及傳世的近八十件。這種帶“官”字銘文的絕大多數是碗、盤，也有少量的瓶壺和罐。這些器物大多出於五代末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點有遼寧省赤峰、建平、法庫、河北及長沙等地區。河北定縣出土較多，僅定縣兩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達十七件之多，而多數又出於5號塔基之中。此外，故宮博物院藏品中也有帶“官”字款盤、碗、罐七件；流散到國外的有皮囊壺，碗和盤等數件。除“官”字外

還有刻“新官”二字的，四件出土於上述地區同時期墓葬之中，二件流散到國外。

關於上述近八十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產地，一般認為它們是定窯的產品，也有認為是遼官窯的產品。但定縣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後，使人確信“官”字題款絕大多數白瓷是定窯產品。早年出土流散到國外的定窯白瓷有盤底刻“會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由吳越錢氏定燒之器，吳越錢氏統治地區屬會稽郡，定燒瓷器底刻會稽郡字樣。傳世定窯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碗兩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體薄厚也一樣。早年出土於同一墓中，刻字也出於一人之手，字體瘦勁有力，時代也屬五代後期。出土及傳世定窯題款中還有刻“尚食局”、“尚藥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藥局”的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橫刻“尚藥局”三字。刻“尚食局”器均為大形盤類器物，所刻字體有粗細兩種。曲陽澗磁村窯址出土印花雲龍紋盤及碎片標本之中都發現過這種“尚食局”的銘文。宋宣徽院下設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餚之事，尚藥局掌管和劑診候之事，除設有官員外，下面設有膳工及醫師。流散到國外的還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銘文的白釉碗，刻這種銘文的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見於宋、遼、金三史職官志，有待進一步考證。考古學家在澗磁村窯址采

集標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銘文的碗底一件。“五王府”銘文過去未見，這種銘文應當是某五王府定燒的器皿。

上述八種題銘都是在燒窯前刻在坯足上。定窯瓷器傳世品中有些銘文是宮廷玉工刻的。這類銘文都與宮殿建築有關，如“奉華”、“風華”、“慈福”、“聚秀”、“禁苑”、“德壽”等等。定窯白瓷刻“奉華”銘文的有三件，計折腰盤及小碗各一件，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標本。“奉華”字銘還見之於汝窯青瓷器物上，故宮博物院汝窯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華”二字。考古學家在禹縣鈞台窯址也采集了一件鈞窯出戟尊殘品，底部亦刻“奉華”字銘。這八件器物都是北宋晚期宮廷使用的器物。“奉華”銘文除鈞台出土的在燒前先刻者之外，其餘七件字體大體相同，都出於宮廷玉工之手，是到宮廷之後刻的。“德壽”、“慈福”為德壽宮、慈福宮簡稱。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風華”、“聚秀”，也似是宋代宮殿名稱。

“風華”等均未見宋人著錄。流散到國外的一件定窯盤，光素無紋，盤心印陰文“定州公用”楷書四字，宋瓷未見過這類的銘文。1977年南韓新安海底發現了中國沉船，打撈出元代龍泉窯瓷器之中有兩件盤底刻有“使司帥府公用”字樣，“使司帥府”是“使司都元帥府”的簡稱，瓷盤是供

這個機構使用的。一件為“定州公用”字銘盤，定州是地名，定州轄地有幾個縣，此器或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銘是楷書體，在宋瓷中也比較少見。除刻或印字銘外，定窯小杯有用紅彩在碗裏寫“長壽酒”三字的。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紅綠黃彩繪紋飾，而定窯宋瓷尚未見到這種標本，使用紅彩寫“長壽酒”的在定窯白瓷中也不多見。

**定州紅瓷、金花定碗、金裝定器、仁和館四系瓶** 宋邵伯溫《聞見錄》中“定州紅瓷”條云：“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關於定州紅瓷，蘇東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紅玉”詩句，唯定窯窯址裏未見銅紅釉標本，兩人所記定州紅瓷，是否銅紅釉現尚難定，考古學家在澗磁村窯址采集到的醬釉標本中有的呈現紅色。遼寧阜新縣遼墓也出土有醬紅色釉碗。這類醬紅色釉或醬釉中閃現紅斑，是鐵的呈色，與宋代鈞窯以銅為着色劑的鈞窯紫紅釉不同。

定窯有金彩描花器，見於著錄的僅有兩件黑釉描金花卉紋碗。兩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現分別收藏於根箱美術館及大和文華館中。故宮博物院定窯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雲龍紋盤三件，惜金彩大多傷脫，但雲龍紋痕則依稀可辨。此盤當為宮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體製作方法，宋人周密《志

雅堂雜鈔》說：“金花定碗用大蒜計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永不復脫”。考歷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膠來粘結，大蒜汁雖比較黏，但起不到粘結效果。從傳世的幾件定窯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數都已脫落，可見“永不復脫”的記載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用金彩描瓷並不限於定窯，福建建窯所產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裝飾，傳世品中有三件，一件碗裏繪建築花卉，碗裏口題有四句七言詩；一件寫“壽山福海”四字，字外畫雙線六花瓣形開光，空間金彩畫兔毫紋，碗心為朵梅紋；考古學家在江西吉安永和鎮宋吉州窯窯址，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的殘片標本，內書一“山”字，字外也有雙線六花瓣形開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區的黑釉瓷器也有此種類似的裝飾。

五代越窯青瓷、宋定窯白瓷和景德鎮青白瓷器都有鑲金口、銀口或銅口的做法，這類做法有兩種用意：一種是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貴或顯示豪華，在器物上包鑲金口或銀口，這一類多見之於五代宋初上層使用的瓷器。一種是為了彌補缺欠，如定窯和景德鎮青白瓷因系覆燒，器物口部無釉，用包鑲口辦法把漏釉部位包起來。《吳越備史》、《宋兩朝貢奉錄》以及《宋會要輯稿》諸書中，在貢瓷名目裏有金鉢、銀鉢和金裝定器等名稱。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這類鑲金、銀、銅口的瓷器實物也有發現，如浙江杭

州錢氏墓出土鑲金口的越窯青瓷，揚州、南京宋墓出土鑲金銀口的青白瓷，河北定縣的靜志寺與淨衆院兩座舍利塔出土有鑲金銀口的定窯白瓷。《吳越備史》所記之“金裝定器”之金，包括金銀，有廣義的金屬含義。定縣淨衆院塔基出土的定窯刻花瓶，除包鑲銀足外還配有銀質帶花蓋，也應屬“金裝定器”，即帶金屬裝飾的定器。吳越錢氏於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向宋進貢了“金裝定器”兩千件，定縣靜志寺塔基出土有書太平興國二年（977年）銘文的瓷器，同時出土的鑲金銀口瓷器比錢氏貢宋“金裝定器”早三年，包鑲工藝不會有甚麼變化，因此可以大體得知錢氏那批貢瓷的包鑲工藝的情況。

明代陳眉公《妮古錄》：“余秀州買得白定（原文誤為錠）瓶，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館”銘文四系瓶一件，該瓶小口外撇，短頸，瓶形略如橄欖，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頸肩之間有四系，系上部寬、下為尖形，系面印四條直紋，由肩部向下斜書“仁和館”三字，字為行書體，館字稍傾斜，書法蒼勁有力。可以確定這件瓶就是《妮古錄》中所說的白定瓶。但這件瓶不是定窯產品，無論從瓶的造形、系的式樣，器身兼施黑白兩色釉，定窯都不見類似標本。山東藏有一件與此

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書“太平館”三字，字體與書寫部位如出一轍。可以肯定兩件瓶屬於同一瓷窯的產品。這兩件瓶的具體燒造地點應是在河北省磁縣西面的彭城鎮。彭城近年陸續發現宋代瓷窯遺址，標本中有斜書“館”字的這類系瓶的標本，因此可以正『妮古錄』之誤。仁和館似爲宋代館驛的名稱。宋人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二館驛條中有“仁和館在清湖闢之南，紹興十九年郡守湯鵬舉重建”的記載。臨安府轄九縣，仁和縣爲九縣之一。仁和館類似今天的縣旅館。這件帶銘文的四系瓶應是宋仁和縣旅館裏使用的酒瓶或水瓶。“仁和館”既爲紹興十九年重建，建造時間比較早。『乾道臨安志』書後附有校勘記，有“仁和館湯鵬舉重建，原校一本無重字”，可知校勘記作者曾取『乾道臨安志』及『淳祐臨安志』互校，但不刻二志原文，因之仁和館也有可能建於紹興十九年。無論如何“仁和館”款四系瓶的燒造時間最遲不得晚於是年。

## 2. 山西平定窯

平定窯最早見於明李賢『大明一統志』（明天順本卷十九頁十三），陸應陽『廣輿記』及清代文獻多因之，舊有西窯之稱。但據明清兩代文獻所記，僅知產瓷，具體燒瓷情況都語焉

不詳。近年發現了平定窯的窯址。

窯址共發現兩處，初步判明窯始燒於唐，經五代、宋而終於金，有五百多年歷史。平定窯地距河北邢窯、定窯較近，造型、胎釉有很多共同之點，燒瓷也以白釉爲主，兼燒黑釉瓷器；碗足具有晚唐五代玉璧底的特徵。晚唐五代的唇口碗與花口鉢等器物也常見。宋代白瓷有印花蓮瓣紋碗，蓮瓣的輪廓劃以雙複線，具有定窯的作風。定窯產量最大的折腰盤，這裏也有發現，甚至定窯產量不多的黑釉印花器，平定窯也燒製，可知兩窯屬於同一窯係。

## 3. 山西孟縣窯

孟縣窯最早見於『元一統志』：“石甘有窯十處在孟州”。『永樂大典』記錄比較具體，也只說，“孟縣磁窯一座，在縣東南三十里”。近年在縣磁窯坡發現了窯址。孟縣窯燒白瓷爲主，有印花、刻花裝飾。印花有蓮花、牡丹紋等，蓮花紋有不同布局。刻花裝飾有兩種，一種爲粗線條，一種爲刻花結合篦劃紋，有蓮花、鳥紋等；也有鏤空裝飾器足。裝燒瓷器窯具采用定窯覆燒的組合匣鉢。孟縣窯燒瓷始於宋代。山西地區金代瓷窯普遍采用碗心一圈刮釉疊燒法，孟縣窯也大量燒製這種碗，孟縣窯下限止於金，應有近三百年歷史。孟縣窯亦以